

“占领华尔街”运动 与茶党运动的对比分析

——政治过程理论视角^①

杨 悦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左右翼社会运动,这种现象在美国社会运动史上十分罕见。从国内层面看,“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相继发轫于美国,主要是由于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给美国社会酿成的恶果、2007 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政治极化等因素所致;从国际层面看,近几年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涨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继茶党运动之后发生的助推器。比较而言,茶党运动比“占领华尔街”运动更强势,这不仅延续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力量对比的特点,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局面也很难改变。

关键词:美国政治 社会运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 茶党运动 政治过程理论

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以来,得到了诸多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意义层面讨论社会运动。本文将“占领华尔街”运动(下文简称为占领运动)与茶党运动作为“基于共同目标和社会的团结一致,与精英、反对者和当局之

^①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人与编辑的评审和修改,文中疏漏,概由作者负责。本文获“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项目编号:ZY2012QB03。

间的持续互动的集体挑战”^①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进行分析。自2007年底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右翼茶党运动与左翼占领运动。至今,两场运动仍在美国蔓延。尽管目前对两场运动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但它们大规模爆发的间隔时间如此之短,这在美国社会运动史上十分罕见。历史上,大规模爆发的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通常错位发生,间隔时间相对较长。从它们发生至今的发展轨迹来看,两场运动在美国相继爆发不仅暴露了美国来自左中右政治光谱的中产阶级遭到严重侵蚀的现象,也揭示了右翼运动较之左翼运动更为强势的特点。占领运动已经被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为什么右翼茶党运动相较于左翼占领运动更为强势?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实证研究的成果,运用社会运动组织官方网站的一手资料、权威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及美国主要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脚本,尝试以政治过程理论为学术基础,提出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比较分析模型,通过对两个最新案例的比较研究,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 政治过程理论:一个分析范式

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颇丰。论文著述多不胜数。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社会运动的高涨期以来,美国学者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研究更是突飞猛进。20世纪60年代也是早期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和当代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分水岭。

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围绕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和个人为什么要参与社会运动展开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西方学者对于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主要持两种观点:历史决定论和怨愤论。历史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edrick Engels)。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以及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社会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②怨愤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科恩豪泽(William Kornhauser)、赫伯特·布卢默(Herbert Blumer)、特德·格尔(Ted R. Gurr)和尼尔·斯梅尔瑟(Neil Smelser)。他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参与社会运动,如科恩豪泽提出的“群众社会理论”、布卢默的“循环反应理论”、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与斯梅

①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

② Robert C. Tucker,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78), p. 481.

尔瑟的“价值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家提出的理论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假设,即人是非理性的,且这些理论都认为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人们的怨愤,以及对产生怨愤的原因与减少怨愤的方式持有的共同信念。^①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出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这部书对随后的社会运动理论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奥尔森认为,人是理性的、自私的,既然人们具有共同利益,那么只要实现了目标,公众都会受益(public goods),这种利益不具排他性,因此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心理,倾向于选择以最低成本或零成本(即不参与集体行动)实现目标的方式。^②集体行动理论提出后便遭到美国众多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诟病。尽管集体行动理论存在很多缺陷,但后来的社会运动理论研究者都接受了集体行动理论中有关“理性人”的假设。

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大量社会运动之后,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社会运动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进行反思,他们在批判与合理吸收早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运动理论模型。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扎尔德(Mayer N. Zald)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两人的代表作分别是1973年的《美国社会运动趋势:职业化与资源动员》^③和1977年的《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部分理论》。^④他们认为怨愤并不是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充分条件,只是一个常量。生活在每个社会中的人都有怨愤,但社会运动在一个社会发生却没有在另外一个社会发生的原因是怨愤群体能否掌控可支配的组织资源。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运动发生的各种外部资源因素,如社会运动组织的规模;社会运动与媒体、政治精英的互动;社会运动的策略与手段。

鉴于怨愤论、集体行动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都未能从社会的宏观层面来解释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宏观因素纳入到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范式当中。最早考察社会运动发生的政治经济背景的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皮文(Frances Fox Piven)和克洛沃德(Richard A. Cloward)。^⑤查尔斯·

①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9); Herbert Blumer, "Elementary Collective Behavior," in Alfred McClung Lee, *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Barnes & Noble, Inc., 1951), pp. 166~222; Ted R.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Neil Smelser,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②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③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nograph (Morristown: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3), pp. 1~30.

④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6 (May 1977), pp. 1212~1241.

⑤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l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蒂利(Charles Tilly)也于1978年出版了政治过程理论的奠基之作《从动员到革命》。在书中,蒂利中和了此前的社会运动理论,提出了“政体模型”与“动员模型”,认为利益、组织与机遇三者的互动能够有效地解释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其中利益指人们参与社会运动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组织指身份认同与组织网络的强度;机遇指社会运动面对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即政治当权者对社会运动的支持或镇压。^①最终,美国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在1982年出版的《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一书中批判继承了早期社会运动理论并吸收了资源动员理论与蒂利的理论精髓,提出了至今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仍是主流理论的政治过程理论。

在《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②一书中,麦克亚当从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对美国民权运动进行研究,提出了较为完善的社会运动发生、发展与衰退的“政治过程模式”。他认为影响社会运动产生的要素有三个:政治机遇(political opportunities)、内在组织强度(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的政治机遇来自于“任何能够改变既有政治结构的时间与社会发展进程”,诸如战争、工业化、国际政治变化、失业率,以及人口变化。政治机遇通过改变抗议者与抗议目标的力量不对称水平对社会运动的产生起到间接影响。^③内在组织指在社会运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在被排斥的群体社区中存在的政治组织或潜在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能够为社会运动提供参与者、领袖、交流的网络等。麦克亚当在模型中加入认知解放这一重要变量,这得益于皮文与克洛沃德在《穷人的运动:为什么成功,又如何失败》一书中对人们认知转变的讨论。意识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体制”丧失了合法性;第二,平常信奉宿命论的人们,或者平常认为现有的体制安排是不可规避的人们开始争取“权利”,这种权利意味着需要对现状做出改变;第三,对效能的一种新的意识,即平常认为自己非常无助的人们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④麦克亚当也认为人们只有意识到现有的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并认为他们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能够带来有意义的改变,他们才能把不满或怨愤的情绪转化为具体行动。^⑤

社会运动在该模型中不再是因变量,而成为一个自变量。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

①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②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③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pp. 51~52.

④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ll*, pp. 3~4.

⑤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apter 3.

动一旦爆发,它与其他变量互动的过程就随即开始。广义的社会经济进程仍然是最根本原因。社会运动的发展程度与其他四个变量的互动决定了社会运动的兴衰。四个变量分别是政治机遇变迁、组织强度、集体属性与社会控制程度。其中集体属性与社会控制程度是新变量。集体属性决定了抗议者对社会运动的集体认知在社会运动发生后的变化程度。社会控制程度是对社会运动发生之后社会运动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化政治的互动的关注。这里的外部环境通常指政治体制的精英群体。影响社会运动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因素分别是社会运动力量的强弱和社会运动的发展是否会威胁到精英群体利益的实现。社会控制变量是随社会运动自身发展的情况而变化的,因而它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社会运动因时而变的动态发展过程。^①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影响下,《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第二版于 1999 年问世。^② 新社会运动理论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学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复兴,也是对行动者情感和文化因素的回归。其核心研究议题是围绕行动者意识的提升、意义的框定和建构、对符号的操控,以及集体认同感如何引发社会运动展开的。代表作包括了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与西德尼·塔罗(Sidney G. Tarrow)合著的《从结构到行为:不同文化中社会运动之比较》,^③安东尼·奥伯施奥尔(Anthony Oberschall)的《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利益和身份》,^④威廉·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与戴维·迈耶(David S. Meyer)合著的《框定政治机遇》,^⑤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等合著的《激情政治:情感与社会运动》。^⑥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政治过程理论过于强调结构性因素,缺少对行动者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怨愤情绪和集体认同感的合理解释。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影响下,麦克亚当将文化与心理学因素引入政治过程理论,主要体现为他使用意义框定过程(framing process)解释认知解放,并将对框定过程的分析从个人微观层面转移到了组织中观层面。麦克亚当认为,框定是一个群体有意识

①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p. 53.

②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③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G. Tarrow,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Greenwich, Conn.: JAI, 1988).

④ 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Movements: Ideologie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93).

⑤ William A. Gamson and David S. Meyer,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5~290.

⑥ 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地进行策略性的意义塑造,使外界认可其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并达到行动动员的目的。意义框定包括了对群体的怨愤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对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行展示等在组织层面展开的策略性行动。^①

综上所述,麦克亚当在政治过程理论模型中并未停留在结构层面,而是引入了文化因素、心理学因素与集体属性等变量,这种做法为社会运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全面的解释框架。政治过程理论的另一个学术意义还在于它将社会运动与其所处的制度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而开启了社会运动研究与政治学之间的交流。麦克亚当认为自己的学术基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并相信社会结构性矛盾会给予被排斥群体结构性力量。但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的是,麦克亚当与其他新社会运动研究者试图分辨出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新的结构性根源。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阶级对立被新的社会矛盾所取代。上述政治过程理论的提出使社会运动的结构性根源再一次受到关注,并将关注点转移到了经济因素之外的结构性因素。

在政治过程理论的启发下,笔者将尝试从社会运动自身的特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宏观结构性变化,以及社会运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来比较分析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鉴于政治过程理论在框定分析方面的欠缺,本文将意义框定过程的分析具化为对运动诉求、运动话语构建与传播及运动策略与手段的研究。通过考察这三个变量,研究运动参与者集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以此来探究个人是如何从情感上的怨愤转变到对社会运动的参与的动态过程。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既包括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也包括社会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和发生之后对外部环境产生的压力和作用,以及此时外部环境对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做出的反应及其采取的应对策略,即麦克亚当提出的“社会控制程度”。

二 “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的政治过程比较分析

由 2007 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最严重打击,也是战后历时最长、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打击。^②经济衰退结束后,美国经济复苏和就业回升都异常缓慢,而此时美国国内并未立即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直表现活跃的美国公民社会自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运动高潮过后正日益衰落,同时也反映了大规模草根社会运动

①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 and Culture Framings*.

② 陈宝森、王荣军、罗振兴主编:《当代美国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 页。

的式微。^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后率先揭竿而起的是一场要求政府大幅度减税、平衡公共开支的保守的茶党运动,而左翼占领运动却是在两年后才爆发的。

左右翼社会运动大规模爆发的最新案例间隔时间如此之短在美国历史上实属罕见。然而,它们与其他社会运动一样,都具有危机驱动、反精英与反体制的特点。危机驱动指茶党与占领运动都是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爆发的。说它们都是反精英的,是因为茶党运动将抗议目标指向政治精英;而占领运动则将抗议目标直指华尔街的经济精英。说它们都是反体制的,是因为茶党和占领运动都表现出对美国现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满。然而,同样处于危机之下,最先组织起来的草根抗议运动则来自右翼。这恰恰是右翼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相对强势、而左翼社会运动相对式微的体现。^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左翼运动对经济精英的抗议曾依赖被边缘化的中产阶级力量,而从20世纪后半叶至今,这些被边缘化的中产阶级却助长了右翼运动对黑人、非法移民和社会底层穷人的抱怨。与过去的反精英社会运动不同,最近的两场社会运动不仅有蓝领工人和贫困的农民等左翼力量参与,而且在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地带与右翼的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这个新兴的反精英群体正是美国专栏作家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所指的“信用卡广告中描述的拥有城郊美好生活的中产阶级难民”。^③下文将使用笔者提出的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政治过程比较分析模型,对占领运动与茶党运动的政治过程进行对比分析。

(一) 社会政治经济变迁

两场大规模爆发的左右翼运动间隔时间如此之短,因此可以说它们发生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相同。它们的产生既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的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高涨的影响。故为了探寻占领运动迟于茶党运动发生的缘由,必须将两场运动置于美国历史框架下进行考察,特别是要将其置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左翼社会运动高潮退去之后的各自发展轨迹中加以分析。总体来讲,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相对有利于右翼社会运动的发展。

① 郦菁:《美国社会运动兴衰的秘密》,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11期,第28页。

② Marshall Ganz, “Left Behind: Social Movements, Par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prepared fo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ontreal, P. Q., 2006; Nathan Newman, “Governing the Nation from the Statehouses: The Rightwing Agenda in the States and How Progressives Can Fight Back,” *The Progressive Legislative Action Network*, February 21, 2006; Sara Robins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onservatives about Winning in Politics,” *AlterNet*, March 13, 2008; Sara Robinson, “How Did Conservatives Convince the Public to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Government?” *AlterNet*, March 15, 2008.

③ Frank Rich, “Hollywood’s Brilliant Coda to America’s Dark Yea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09.

一是民意右转使左翼社会运动失去民意基础。左翼社会运动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一度占据优势地位。然而,随着运动后期手段不断激进化,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反对它们,他们感到新左派的进一步左倾与反正统文化运动的激进将美国社会逼近了悬崖的边缘。充斥整个社会的是越来越多的暴力、犯罪、色情和单身母亲。此时,美国民意已经开始向右转。尽管此后在克林顿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时期,民意又向左转,自称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民众也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讲,如今的美国是一个中间偏右的国家。根据盖洛普对 1992~2013 年美国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调查,这一时期,保守派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高于自由派的比例,保守派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在 36%至 40%之间波动,而自由派则在 16%至 23%之间波动。^①

二是政治精英意识形态趋于保守。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美国历经八任总统执政,其中五位总统是共和党人,只有三位是民主党人。右翼保守势力从整体上讲占了上风。尽管到了小布什政府后期,新保守主义影响下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导致保守势力一度受到抑制,而且在 2008 年大选期间,意识形态一贯是中间偏右的美国也开始向左转,但美国战后中间主义的瓦解及两党政治极化现象在小布什与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加剧,为茶党运动的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机遇。^②共和党对茶党势力的兴起也基本上持欢迎态度。虽然共和党内部对茶党运动存在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共和党温和派,如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指责茶党会分裂共和党,但是共和党保守派及许多温和派为了赢得保守民众的支持,对茶党运动抱有肯定和支持的态度。2009 年 7 月,“茶党连线”(Tea Party Caucus)在美国国会的成立表明了共和党对茶党运动的支持,并为茶党运动在共和党内部甚至在美国政治中进一步扩大声势和影响提供了政治渠道。

然而,占领运动却未能得到其传统政治同盟——民主党的有效呼应。相反,民主党利用占领运动转嫁自己应负的责任,并借势将抗议矛头指向华尔街,抨击共和党阻挠金融监管措施的实施。20 世纪 3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民主党都对左翼运动做出了相对有效的呼应,进而出现了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安全网、20 世纪 60 年代初黑人民权运动等一系列左翼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林登·约翰逊时期对贫困宣战的“伟大社会”计划。然而,美国银行、石油与保险等大财阀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逐渐加大了对两大政党的资金支持。^③ 尽管中低收入阶层选民彼时仍然倾向于民主党,但这并未造成美国两大政党政策主张之间的极化。自当代资本主义形式形成,

① 盖洛普官方网站,参见 <http://www.gallup.com/poll/166787/liberal-self-identification-edges-new-high-2013.aspx>。

② 周琪、王欢:《值得关注的美国政治“极化”趋势》,载《当代世界》,2011 年第 4 期。

③ Thomas Byrne Edsall, “Money and Politics in Both Parties,” *Dissent*, Fall 1986, p. 406.

即新自由主义政策被实施以来,民主党摒弃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传统自由主义政策,变为奉行在共和党提倡的放松政府管制与福利国家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不难看出,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开始向右转,故未能成为左翼运动进入传统政治渠道的有效同盟者。从彼时两大政党的选民阵线来看,美国上层收入阶层选民大多开始倾向于共和党,两者之间还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凝聚力。^①自里根政府以来的历届共和党执政的政府在内政方面都坚持了一贯的保守派作风,迎合了右翼保守主义各派别的思想。

三是美国经济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右转。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经济问题的意识形态高地也完全被自由意志主义的右翼所占领。^②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内外左翼力量的壮大,加之国内妇女运动与环保运动等新兴抗议力量的兴起,使美国精英阶层备感担忧。第一个感到巨大威胁的就是美国大财阀。为了应对美国民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大财阀愈发强烈的敌意,以及应对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中不断挤压企业利润的工会势力,这些大财阀在1972年成立了代表大银行家和企业家利益的政治保守派组织——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商业圆桌会议也是在当时政治精英的建议下成立的,如时任财政部长约翰·鲍登·康纳利(John Bowden Connally, Jr.)与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美国政治与经济精英的紧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商业圆桌会议在1975年成功阻挠了《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的通过,并在1977年阻止了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成立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计划。商业圆桌会议还成功游说里根政府签署了为大公司大幅减税的法律。在贸易政策方面,它主张开放国外市场。1990年,老布什政府在商业圆桌会议的敦促下启动与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1993年,它又花费巨资游说政府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极力反对就劳工待遇与环保问题签署附属协议。^③商业圆桌会议在美国经济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向右转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随着小布什执政后期新保守派倡导的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共和党自20世纪80年代就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美国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治保

① John R. Petrocik and Frederick T. Steeper,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1988," *Public Opinion*, September/October 1987, p. 42.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2).

③ J. Craig Jenkins and Craig M. Eckert, "The Right Turn in Economic Policy: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New Conservative Economics," *Sociological Forum*, Volume 15, Issue 2 (June 2000), pp. 307~338.

守派遭遇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挫败。美国由此诞生了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经济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也因此全面受阻。然而,对保守主义的抑制力量并未维持多久。尽管 2009 年奥巴马推出的一揽子救市新政策堪称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的经济改革举措,但他的举措并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奥巴马政府因经济持续低迷而备受指责。奥氏新政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经济保守派,也是右翼茶党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四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及社会底层遭到严重侵蚀。近 40 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美国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其后果有二:一是带来美国精英结构的变化——全国性金融精英取代了能够保障社区繁荣与稳定的地方性政治与经济精英联盟;二是美国的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将社会底层拖入了绝望的境地。随着维护美国地方稳定与繁荣的产业精英的衰落,他们与工人阶级分享经济利益的妥协方案也无法维系下去了。目前在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精英只求维护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和利益,不会顾及其他阶级的利益。美国社会阶级关系也因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金融精英的崛起而发生断裂,进而促成了美国社会中“怨愤”群体的形成。然而,由于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公民社会的衰落,以及左翼社会运动自身的结构性变化,如运动诉求的碎片化、对一般性议题与宏大议题的关注度不够、运动组织职业化等,所以左翼一直未能发动有效阻止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精英扩张的社会运动,直至 2011 年爆发占领运动。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左翼运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相对势弱的特点。

最后,2009 年初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也是占领运动迟于茶党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大部分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在 2008 年大选时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他们寄希望于奥巴马上台之后能够扭转美国国内的困难局势。因此,在奥巴马上台执政的头两年,这部分选民仍然支持他们投票选出的总统。然而,两年后,当他们看到当初发誓进行金融及政治变革的奥巴马总统未能对美国的金融大鳄们实施有效的监管,相反却斥巨资、拿着大笔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华尔街时,他们最终选择走上了街头。从占领运动参与者的构成来看,对奥巴马政府失望的民众组成了占领运动的重要力量。对于右翼茶党运动而言,2008 年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在大选中的胜利则立即引发了保守派民众的极度担忧,进而成为右翼运动迅速爆发的重要诱因。

(二)运动组织动员

两场运动基本延续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社会运动实施电子草根动

员的特点。^①然而,传统媒体与社交网络在两场运动的组织动员中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占领运动尽管在初期遭到了传统媒体的普遍忽视,但它完全依赖社交网络的动员却非常成功。它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充斥着智能手机的大规模社会运动。^②占领运动不仅通过社交网络组织动员了大量民众参与其中,而且仅仅在开始几周之后就成功扭转了美国社会的关注议题,使关注点重新聚焦到经济不平等的议题上。^③事实上,左翼占领运动采用完全依赖社交网络进行动员的方式,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与精英妥协、与精英划清界限”的左翼思潮的体现。^④从占领运动的策动与组织者方面,也能看出这一左翼思潮的端倪。它最初是由国外人士策动,在美国国内则缺乏核心领袖与线下组织的支持。尽管工会在运动开始之后很快就加入进来,但它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核心领导作用。运动的一些核心组织都是线上组织,如运动倡议组织“广告克星”的官方网站 www.adbusters.org 与其他核心组织网站 occupywallstreet.org, occupy.net, occupywallst.org 等。从发展状况来看,尽管占领运动初期依赖社交网络动员的方法非常成功,但电子草根动员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占领运动完全依赖网络动员方式导致它缺乏现实生活中草根组织的支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占领运动遭到官方镇压受挫时,早期通过虚拟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集体身份认同就会发生溃散的原因。2011年11月中旬占领运动遭到清场之后,原本认同和支持运动的民众开始撇清自己与运动的关系。此后,运动的规模与民众的关注度都大大降低。因此,社交网络动员能否像诸多美国学者宣称的那样产生一种持续参与的动员模式仍有待观察。^⑤

占领运动缺乏线下草根组织支持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社会运动组织职业化趋势的结果。为了享受美国税法中的免税待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各种左翼社会运动组织相继转型成为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即所谓的501c(3)条款组织。左翼运动组织日益分解成为各种非营利倡议组织、地区社区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因

① 1995年,反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的全球抗议运动是最早应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组织动员的抗议运动之一。见 Stephen Kobrin, “The MAI and The Clash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Policy*, 112, Fall 1998, pp. 97~109。

② Kevin M. DeLuca, Sean Lawson and Ye Sun, “Occupy Wall Street on the Public Screens of Social Media: The Many Framings of the Birth of a Protest Movement,”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Vol. 5, Issue 4 (December, 2012), p. 486.

③ Kevin M. DeLuca, Sean Lawson and Ye Sun, op. cit., p. 484.

④ Todd Gitlin, “The Left Declares Its Independen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2011.

⑤ M.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 Palfrey and U. Gasser, *Digital Nativ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2008); Y.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 Rheingold, *Smart Mob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2002).

此,倘若左翼全国性组织需要动员地方资源就某一议题向国会议员施压,它们就不再需要动员当地居民、建立地方组织,而是会很容易地在地方层面找到合适的倡议组织来完成这一使命。尽管目前左翼运动组织仍然保留自身的传统结构与政治影响,但不再是以组织动员草根参与的社会运动作为实现运动诉求的唯一手段,甚至可以说,不再以此为主要手段。环境保护运动组织的发展就是这种变化趋势的缩影。

与左翼社会运动相比,右翼社会运动组织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也经历了职业化的趋势,但相对更加重视以社区为基础的草根动员组织的建设。^①大量右翼运动组织都标榜自己为草根运动组织。茶党运动初期能够迅速得到大量线下右翼组织的呼应和支持也完全得益于此。茶党运动是一个由美国国内保守派精英和右翼保守组织及媒体策动,保守派民众响应的草根运动。^②茶党运动的组织动员不仅依赖网络,而且还得到了许多保守派精英,如茶党教母萨拉·佩林(Sarah Palin)、茶党运动设计师乔·维兹比基(Joe Wierzbicki)、为茶党运动提供了大量资金的“为繁荣而斗争的美国人”组织的创立者戴维·科克(David H. Koch)、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格伦·贝克(Glenn Beck)等,以及线下右翼保守组织、保守团体与媒体,如福克斯新闻广播(Fox News)、由前共和党众议员迪克·阿米(Dick Armey)领导的华盛顿游说团体——“自由事业”(Freedom Works)、“茶党爱国者”(Tea Party Patriots)、“茶党快车”(Tea Party Express)、“茶党国家”(Tea Party Nation)等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以运动持续发酵的时间长度来衡量,茶党运动的线下草根组织动员要相对强于完全依赖电子草根动员的占领运动。

(三)运动诉求

毋庸置疑,带有明显左翼民粹色彩的占领运动与茶党运动的诉求背道而驰,它们分别代表了美国的左右翼思潮。在两者角力的过程中,左翼思潮延续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处于下风的局面。首先,占领运动仍带有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左翼运动诉求多元化与碎片化的特征,缺乏核心诉求。它的抗议诉求包括了反对 99%对 1%的贫富差距、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贪婪、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政府削减使穷人受益的社会福利计划、金钱对民主政治的操控,要求政府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就业率、增加对富人征税。抗议者还提出了反战要求、抗议气候变暖、要求社会公正等全球性抗议目标。各地的占领运动诉求更加多元化,还包括了同性恋、妇女平等等议题。尽管诉求

① James L. Guth, Lyman A. Kellstedt, John C. Green and Corwin E. Smidt,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Religion and the Bush Doctrine," *Books and Culture*, August 2005, p. 73, available at: <http://www.book-sandculture.com/articles/2005/julaug/13.20.html>.

② Scott Rasmussen and Douglas Schoen, *Mad as Hell: How the Tea Party Movement Is Fundamentally Re-making Our Two-Party System*, 1st ed.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0), p. 113.

纷繁多元的占领运动对怀有各种诉求的抗议者来说具有超强的吸附能力,但缺乏核心诉求却不利于普通民众对抗议运动的了解。根据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六成以上的美国民众表示不清楚占领运动的目标,还有五成以上的民众表示对其抗议方式不够了解。^①

其次,反观右翼茶党运动,它的诉求却相对明确、集中。特别是全国和州一级的茶党组织将运动诉求集中在经济议题方面,如降低税负、自由市场、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削减政府开支。一个有关美国民众对左右翼运动诉求或观点了解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能够重复右翼运动的核心诉求,如维护美国传统价值观、个人自由、有限政府等;而对于左翼运动诉求,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②可见,明确集中的右翼运动诉求似乎更加深入人心。

最后,占领运动虽然通过反对 99%对 1%的贫富差距的诉求唤起了美国社会对经济不平等问题广泛关注,但未能提出与右翼运动相抗衡的政治议程。换言之,占领运动仅仅使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并未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缺乏具有竞争力的政治议程恰恰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左翼运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考验。在美国政府目前仍旧面临政府赤字与经济复苏乏力等诸多困境时,右翼茶党运动提出的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削减政府开支、限制政府对市场的管理等政治议程似乎要比左翼占领运动呼喊的大政府、支持激进的财富重新分配方式,以及反对市场资本主义更占优势。^③

(四)运动话语构建与传播

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兴起的新基督教右翼运动一样,茶党运动的话语构建也带有浓重的历史、意识形态与宗教色彩,故具有深刻的象征与动员意义。茶党运动名称本身就是最好例证。它迎合了 2008 至 2009 年美国民众特别是保守主义民众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所抱有的一种特殊情绪,即美国保守主义民众对 2009 年自由派奥巴马上台执政后美国前景的忧惧。“茶党”源自 1773 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它是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暴政的抗议事件,并最终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故“茶党”具有唤起美国民众爱国情怀的巨大象征作用。诸如“上帝憎恨税收”(God hates tax.)等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口号也随处可见。

① 盖洛普官方网站,参见 <http://www.gallup.com/poll/150164/Americans—Uncertain—Occupy—Wall—Street—Goals.aspx>。

② Ari Berman, “Big \$ \$ for Progressive Politics,” *The Nation*, October 16, 2006.

③ Douglas Schoen, “Polling the Occupy Wall Street Crow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8, 2011, available at: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479504576637082965745362.html?mod=WSJ_Opinion_LEADTop.

茶党运动的话语构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美国根深蒂固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抗议对象妖魔化,将美国保守主义民众对自由主义的反对推向极端。将奥巴马比作斯大林,将其新政称为在搞社会主义的口号比比皆是,如“不要再给这个社会主义怪物喂食”(Stop feeding this monster—Socialism)“奥巴马·本·拉登”(Obama Bin Lydin)“阻止奥巴马纳粹分子的渗透”(stop Obama's brownshirt infiltrators)“如果听起来像马克思、所为像斯大林,那么他一定是奥巴马”(If it sounds like Marx and acts like Stalin, it must be Obama.)。茶党运动的话语构建已经超出了单纯具体诉求的表述,它强调宗教、美国国内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强调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左的其他意识形态,藉此来抨击自由派,以期引起更多美国保守派的共鸣与支持。

占领运动的话语构建则更加凸显民粹色彩,同样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运动话语构建的特点,即运动口号只是美国民众宣泄怨愤的一种直接和纯粹的表达。从“反对贪婪”;“二战老兵,继续占领”;“没有工作、没有医保、却背负上千美元的学生贷款”;“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公平”;“向富人征税”;“华尔街应该买股票,而不是政客”;“有钱能使鬼推磨”;“撕裂美国梦”;“大公司的贪婪在谋杀我们99%”等口号中,可以直接看到民众对美国当前残酷现实的失望情绪。最吸引眼球的运动话语当属有关99%的口号,如“我们是99%”、“99%对1%”。99%的话语带有强烈的民粹色彩,有利于在运动的同情者中建立起一种集体身份认同。但总体而言,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宗教色彩的右翼茶党话语,要比左翼占领运动的宣泄式话语具有更高的辨识度,更容易引起美国民众的共鸣。^①

两场运动话语传播的不同境遇也证明了左翼运动在美国的相对势衰。虽然占领运动的话语能够成功地在社交网络得到传播,但传统主流媒体对占领运动报道的缺失彰显了美国精英对左翼运动的忽视与不屑。^② 笔者根据律商联讯(LexisNexis)提供的数据统计得出,2011年9月17日至27日内美国有线新闻频道对占领运动的报道次数只有24次,而且传统媒体对占领运动的报道,绝大多数都较为负面。^③ 《纽约观察家》的凯特·斯托费尔(Kat Stoeffel)也曾指出,占领运动媒体传播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媒体报道。^④ 美国精英,尤其是左翼精英与左翼运动的渐行渐远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运动,如环保运动与妇女运动等,由于社会运动组织职业化趋势

① Ari Berman, “Big \$ \$ for Progressive Politics.”

② Kevin M. DeLuca, Sean Lawson, and Ye Sun, “Occupy Wall Street on the Public Screens of Social Media: The Many Framings of the Birth of a Protest Movement,” p. 484.

③ 周琪、沈鹏:《“占领华尔街”运动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77页。

④ Kat Stoeffel, “Occupy Wall Street's Media Problems,” *New York Observer*, September 26, 2011, available at: <http://observer.com/2011/09/occupy-wall-streets-media-problems/>.

主动与左翼精英划清界限的结果。^①

同时,右翼运动的状况则是另一幅景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督教右翼开始就它此前从不发声的社会政治问题大声疾呼,并开始与右翼政治精英结盟,为实现诉求建立进入政治过程的渠道。茶党运动与各界右翼精英的结盟也是如此。传统右翼媒体不但是茶党运动的真正发源地,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凡妮莎·威廉姆森(Vanessa Williamson)通过比较左右翼媒体有线新闻网和福克斯新闻对茶党运动初期活动的报道情况,得出了左右翼媒体对茶党运动报道趋势截然不同的结论。数据显示,当茶党运动组织重要活动时,两个媒体对这些活动的报道都会相对增多,甚至有线新闻网报道的频率还会超出福克斯新闻台。然而,在全国性活动发生之前或当活动高潮退去,有线新闻网对茶党运动的报道就会明显少于福克斯新闻台,甚至在有线新闻网无法看到对茶党运动的报道。^②可见,有线新闻网的报道是一种反应型报道,而福克斯新闻台的报道则是一种预期型报道。换言之,福克斯新闻台为茶党运动提供了全程支持性报道。

(五)运动策略与手段

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右翼运动一样,茶党运动也采用了草根动员、组织直接抗议示威游行和政治结盟并举的运动策略。在茶党运动初期的2009年4月至9月,相继发生了多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曾达到200万人以上。^③此时,茶党运动主要采用草根动员和组织直接抗议示威游行活动的运动手段。自从2009年9月12日茶党组织的大游行结束以后,它组织的示威游行活动从数量和规模上都有所减少,而它在政治游说、动员选民参与投票、为支持茶党运动的候选人筹款和助选等方面的活动却在不断增加。关于运动策略的变化,一个包括了100多个茶党团体的“佛罗里达联盟”的工作人员贾森·霍伊特(Jason Hoyt)解释道:

在运动初期,若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并且告诉大家我们同他们一样都有一种挫败感,示威活动是必需的。2009年夏,我们参加了各地的市政厅会议。2010年初,我们开始帮助支持我们的候选人。正如11月选举的令人振奋的结果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已经学会并积极参与了2010年夏天之前所进行的动员选民参与投票的活动。^④

①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p. 20.

② 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31~133.

③ David Gardner, "A Million March to US Capitol to Protest against 'Obama the Socialist'," September 12,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213056/Up-million-march-US-Capitol-protest-Obamas-spending-tea-party-demonstration.html>.

④ Ned Ryun, "Wither the Tea Party?" *The American Spectator*, July/August 2011, p. 64.

2009年下半年,茶党运动开始进入与共和党结盟的阶段。运动策略的转变不但帮助茶党运动建立了进入传统政治的渠道,也为运动的利益诉求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回应。最具标志性的胜利是2012年1月19日,茶党运动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赢得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席位。这个席位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党的保留席位,由已故民主党人爱德华·特德·肯尼迪(Edward Ted Kennedy)所占据。一位茶党运动积极分子对此评论道:“我们赢了马萨诸塞州的选举就意味着没有什么选举我们不能够获胜。”^①同样,在茶党的支持下,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重新夺回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在新当选的83名共和党众议员中,茶党支持的候选人就有60多名。

占领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左翼运动高潮退去之后少有的几次大规模抗议运动中的一次,其他的左翼运动还有1999年在西雅图爆发的反全球化运动、2003年初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对政府攻打伊拉克的反战和平运动。这些左翼运动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策略只停留在草根动员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层面,而未见它们与民主党结盟,通过建立进入政治过程的渠道来实现运动的诉求。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认为,占领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使整个美国社会更加关注社会不公的问题,然而占领运动本可以对选举和政治议题施加影响,但它迄今为止仍未能将其运动诉求转化为政治议题。^②占领运动拒绝与左翼政党结盟正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主导左翼思潮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体现。^③占领运动被政府清场之后,其策略仍旧是组织抗议示威游行活动,但较之运动初期,这些活动的规模均有所缩小。一些继续尝试占领公共场所的企图均告失败。有些地方的占领运动也从占领公共场所转向占领面临止赎的房屋。从历史上看,左翼社会运动与民主党的关系一向非常微妙。20世纪70年代左翼社会运动在初期都曾与民主党结盟,然而最终却被民主党抛弃。不管是基于历史教训还是现实考虑,民主党对占领运动的态度都十分谨慎。尽管占领运动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同情,但从未得到民主党的有效呼应。美国著名社会运动学者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曾对20世纪70年代的反战运动评价说,“规模的确很大,但在政治上仍然是边缘化的”。^④这也正是占领运动的写照。

① Scott Rasmussen and Douglas Schoen, *Mad as Hell: How the Tea Party Movement Is Fundamentally Remaking Our Two-Party System*, p. 183.

② Erik Eckholm, “Occupy Movement Regroups, Preparing for Its Next Phas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2012.

③ Todd Gitlin, “The Left Declares Its Independence.”

④ Erik Eckholm, “Occupy Movement Regroups, Preparing for Its Next Phase.”

综上所述,茶党运动与占领运动相继在美国大规模爆发,一方面暴露了在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深层次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涨态势。更重要的是,左右翼社会运动的相继爆发及其政治过程,进一步验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右翼社会运动较之左翼社会运动的相对强势。尽管两者在网络组织动员和示威游行的规模上可以比肩,然而在取得线下草根组织与传统媒体的支持、运动诉求的统一性、运动话语构建、领导、策略、与政治精英的互动及其造成的政治影响等方面,占领运动都要比茶党运动稍逊一筹。相比而言,虽然保守势力在小布什执政后期及2008年美国大选中短暂受挫,但在意识形态一贯中间偏右的社会环境中,奥巴马推行的自由主义新政及美国持续低迷的经济迅速引爆了美国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右翼草根运动,加之得益于右翼势力从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起来的庞大草根组织网络、右翼智库、传统媒体,以及新兴信息技术对右翼思潮话语的构建与传播,茶党运动从一开始就能够迅速动员上百万民众参与其中。尽管茶党运动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未能有所作为,但奥巴马的连任、恢复缓慢的美国经济状况、艰难推进的奥巴马医改和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将很可能使茶党运动延续一段时间。

三 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未来走向

两场运动见证了美国左右社会思潮的又一次强烈碰撞。两种社会思潮在角力过程中,右翼相对强于左翼。由于对于右翼茶党运动产生的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国内外学者已有相当多的讨论,^①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对于左右翼社会运动的比较,以及左翼为何弱于右翼,国内学术界则鲜有涉及,故笔者将就这一问题结合美国学术

① 参见 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Christopher S. Parker and Matt A. Barreto, *Change They Can't Believe In: The Tea Party and Reactionary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Kate Zernike, *Boiling Mad: Inside Tea Party America*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0); Daniel J. Meyers and Kevin Estep, "Political Renewal: Occupations, Springs, and Tea Parties," *Sociological Focus*, Vol. 45, No. 4 (October/December 2012), pp. 274~284; 江涛:《茶党搅局美国中期选举》,载《瞭望》,2012年第22期;梅根·特鲁戴尔、于海青:《美国茶党运动分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8期;赵敏:《美国“茶党”运动初探》,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0期;张业亮:《2010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载《美国研究》,2010年第4期;赵可金:《“新草根运动”撕裂美国政治版图》,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8期。

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多着些笔墨。美国学术界对左衰右盛的现状已经达成共识。^①除了引发社会各界对收入不平等以及政府、金融大鳄与民众三者之间关系的广泛关注之外,到目前为止占领运动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②左翼占领运动弱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文提到的左翼运动自身及其所处的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之外,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首先从社会运动理论视角来看,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新社会运动”中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两场运动中仍然存在,然而两场运动围绕个人生活价值观所进行的动员则更加多元化。^③右翼茶党运动基本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新社会运动”的特点。西德尼·塔罗认为,茶党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相似,都是为特定的选民群体服务。前者为美国中产阶级申张利益,而后者则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公平与正义。^④蒂利对社会运动进行分类时也曾提出三个标准,即社会运动的政策主张、所代表的群体、试图建构的政治身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茶党运动都具备了上述三个要素。^⑤而占领运动则有所不同。甚至有些美国学者将其称为有别于“新社会运动”的“一种全新类型”的社会运动。其中塔罗就称其为“我们在这里”(we are here)运动。^⑥除了左翼色彩,占领运动既未提出具体的政策主张,也未明确自己所代表的特定群体。塔罗认为,占领运动参与者只是通过抗议运动使外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仅此而已。^⑦

塔罗还认为,被称之为“我们在这里”运动的占领运动具有爆发快、消逝快或最终极有可能分化成有特定主张的小组织的特点。^⑧尽管给占领运动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但目前运动发展的特点将很难维持运动的持续性。托德·吉特林也认为占领运动极有可能无法持续下去,原因在于社会运动的持续发展需要领袖、具体目标、策略

① Sidney Tarrow, "Why Occupy Wall Street Is No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0,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401/sidney-tarrow/why-occupy-wall-street-is-not-the-tea-party-of-the-left>; Todd Gitlin, "Occupy's Predicament: the Moment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Move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4, No. 1 (March 2013), pp. 3~25; Daniel J. Meyers and Kevin Estep, "Political Renewal: Occupations, Springs, and Tea Parties";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② Sidney Tarrow, "Why Occupy Wall Street Is No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

③ W. Lance Bennett,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 Political Identity, Social Medi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44, No. 1 (November 2012), p. 20.

④ Sidney Tarrow, "Why Occupy Wall Street Is No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

⑤ 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olo.: Paradigm, 2004), p. 4.

⑥ Sidney Tarrow, "Why Occupy Wall Street Is No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

⑦ Sidney Tarrow, "Why Occupy Wall Street Is No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

⑧ Sidney Tarrow, "Why Occupy Wall Street Is No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

与妥协,而它并不具备这些要素。^①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美国左翼运动缺乏核心领袖和具体目标,并拒绝与美国左翼精英妥协。这正是主导近半个世纪以来左翼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体现。^②无政府主义者信奉的并不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的政府形式。

另一个左翼运动弱势的主要原因则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近几十年来左翼思潮在美国的受挫”。^③福山在2012年初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的未来》文章中指出,“令人感到困惑的是,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社会运动发起的主要形式是右翼,而非左翼。”^④福山将美国民粹主义左翼力量的缺失归结为左翼思想的缺失。他认为,几十年以来没有一位左翼思想家能够对历经经济变革时期的发达社会的结构做出有连贯性的分析,他们也未能提出一套旨在保护中产阶级的现实可行的政治议程。左翼思想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公信力。在过去的50年中,主流左翼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主张国家提供诸如养老金、医疗保险、教育等各种服务。然而,这种模式在今天显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面临老龄化问题,这种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⑤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经济问题的意识形态高地已经完全被自由意志主义的右翼所占领。而左翼除了呼喊要回归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大政府时代之外,缺乏真正与右翼抗争的政治议程。正如福山所认为的,左右翼缺乏针锋相对的施政纲领非常不利于思想的辩论和经济活动的进行。^⑥可见,美国左翼运动如果无法提出与右翼相抗衡的具有竞争力的政治议程,将很难摆脱目前势衰于右翼的局面。

从目前状况来看,两场运动要想重塑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辉煌并非易事。即使相对强势的茶党运动也暴露了美国社会运动的诸多局限性。尽管茶党运动得到了保守派共和党人的大力支持,并在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帮助共和党夺回了众议院控制权,但这种同盟关系非常脆弱。2009年7月在共和党众议员米歇尔·巴克曼(Michelle Bachmann)呼吁下成立的“茶党连线”在时隔四年之后,已然不再是帮助茶党运动实现其诉求的有效政治工具。其成员共和党众议员乔·L.巴顿(Joe L. Barton)曾在2013年3月对媒体称,“说我们(‘茶党连线’)不够积极,太轻描淡

① Todd Gitlin, “The Left Declares Its Dependence.”

② Todd Gitlin, “The Left Declares Its Dependence.”

③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④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⑤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⑥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写。我们什么都没做。”^①为什么 2009 年曾是茶党运动坚定同盟者的“茶党连线”会做出如此改变？其实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美国政治精英深知，在重要的联邦层面选举中，是中间选民而非处在政治光谱两端的左右翼选民决定着选举的最终结果。这也是茶党运动未能在 2012 年总统大选中有所作为的原因所在。在 2012 年的国会选举中，“茶党快车”支持的 16 名参议员候选人中仅有四名胜出。以巴赫曼为首的“茶党连线”曾有 60 名成员，在 2012 年选举中就有 10 名败选。^②

2014 年中期选举将是茶党运动政治影响力的又一“检验场”。从目前情况来看，尽管茶党运动组织如“自由事业”、“茶党快车”和“茶党爱国者”仍将与共和党结盟、背书(endorse)候选人参选作为主要运动策略和手段，但茶党候选人的前景却不大乐观。首先，民意倾向不利于茶党候选人，特别是在 2013 年 10 月长达 16 天的政府停摆事件之后，更是如此。选民趋向于保守是茶党候选人能够在 2010 年中期选举中获胜的关键因素。^③然而，根据 2013 年底最新的盖洛普民调结果，茶党的民众支持率再创新低，即 51% 的民众反对茶党。^④2013 年底的另一相关民调显示，即使在倾向保守主义的得克萨斯州，只有 19% 的得克萨斯州选民自称会在 2014 年中期选举中支持茶党候选人，这一比例比 2010 年下降了四个百分点。^⑤此外，盖洛普最新民调结果也显示，尽管美国仍然是中间偏右的国家，但自称为左翼自由派的民众在 2013 年创历史新高，即 23% 的民众自称自由派，相比 2010 年上升了两个百分点。^⑥其次，被茶党影响多时的共和党主流在 2014 年中期选举中可能返回中间路线，拉拢摇摆选民。^⑦被看作 2014 年中期选举风向标的新泽西和弗吉尼亚州长选举结果表明，茶党重塑美国政治版图并非易事。2013 年 11 月 5 日，共和党内务实派、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以压倒性票数获得连任。这对走中间路线的共和党人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在当天举行的弗吉尼亚州长选举中，茶党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库奇内力(Kenneth T. Cuccinelli II)又被民主党候选人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

① Elspeth Reeve, “Say Goodbye to Bachmann’s Tea Party,” *The Atlantic Wire*, Mar 21, 2013, available at: <http://news.yahoo.com/goodbye-bachmanns-tea-party-173523088.html>.

② Elspeth Reeve, “Say Goodbye to Bachmann’s Tea Party.”

③ 张业亮：《2010 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④ 盖洛普官方网站，参见 <http://www.gallup.com/poll/166217/tea-party-favorability-falls-lowest-yet.aspx>。

⑤ Francine Kiefer, “Texas Primary Opens Midterm Election Season: 3 Things to Watch,”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4,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csmonitor.com/USA/DC-Decoder/2014/0304/Texas-primary-opens-midterm-election-season-3-things-to-watch-video>.

⑥ 盖洛普官方网站，参见 <http://www.gallup.com/poll/166787/liberal-self-identification-edges-new-high-2013.aspx>。

⑦ “Warning Flags for the Tea Party and Democrats in 2014,” *USA Today*, November 6,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3/11/05/warning-flags-for-tea-party-and-democrats-in-2014-midterms/3444207/>.

击败。茶党本来对这次选举的胜利充满信心。40多年来,共和党若未能入主白宫都会在该州执政的情况在该次选举中被逆转。最后,茶党候选人将在初选中面临严峻挑战。2014年中期选举已经于3月4日在得克萨斯州拉开了战幕。在第一个州的初选中,茶党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史蒂夫·斯托克曼(Steve Stockman)与卡特里娜·皮尔逊(Katrina Pierson)就先后落选。^① 尽管对于茶党运动能否延续2010年影响美国政治的强劲势头,尚需数月观察,但2012年以来各个层面的选举结果表明,茶党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明显减弱。

再看相对弱势的占领运动。事实上,自美国官方在2011年11月中旬对其扎营活动强制清场以来,无论从运动的规模还是从民众的关注度来看,占领运动在2012年以来的发展都远不及2011年秋的发展势头。尽管有大约1/3的占领运动抗议者希望它能像茶党运动影响共和党一样影响民主党,^②然而占领运动始终没有与民主党结盟,采用影响选举政治的运动手段。2012年,尽管极少数占领运动积极分子试图在民主党或第三党的党派标签下参选国会众议员,但这些所谓的占领候选人均告失败,并未产生任何显著影响。这些试图参选的占领运动积极分子包括乔治·马丁内斯(George Martinez)(纽约第七众议院选区)、纳森·克兰曼(Nathan Kleinman)(宾州第13众议院选区),以及试图作为绿党候选人参选的科林·比万(Colin Beavan)(纽约第八众议院选区)。在这三人中,只有乔治·马丁内斯筹集到了足够的签名最终参加了民主党初选,但也未能胜出。其他两位皆未能筹够签名,故名字都未被写在选票之上。2014年中期选举已经开始,但仍未见占领运动改变其运动策略的迹象,故其政治边缘化的状态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改变。

两场运动式微的现状进一步验证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历史,即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不会在美国毫无限制、激进地发展下去。尽管两场运动不会立即销声匿迹,但它们未来的发展都不会偏离美国的基本意识形态。美国学界通常将左翼社会运动视为社会的边缘力量,不满社会现状,希望通过变革的方式改变社会的危机型运动,而右翼社会运动则是能够适应现状的社会力量,针对左翼变革力量展开的防御型运动。^③ 回顾美国历史,社会运动的萌生与发展大都发生在美国危如累卵之时。每每美国发生危机之时,两大政党也都会协同渡过。然而,美国自2007年底陷入金融危机以

① “Tea Party Facing Uphill Challenges in GOP Primaries, but Upbeat for Future,” Foxnews.com, March 8,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4/03/08/tea-party-facing-uphill-challenges-in-gop-primaries-but-upbeat-about-future/>.

② Douglas Schoen, “Polling the Occupy Wall Street Crowd.”

③ Duane Murray Oldfield, *The Right and the Righteous: The Christian Right Confro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6), p. 55.

来,美国政治却不断走向极化。茶党运动与占领运动的相继大规模爆发既是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加剧的表现,同时也会进一步拉大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距离。因此,美国两大政党在处理此次危机时的后续表现,即政治极化现象的未来发展态势,以及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是影响茶党运动与占领运动未来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此外,两场运动是在美国社会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相对稳定之后,首次出现的来自政治光谱左中右的民众对美国社会的同时批判,因此,它们也反映出美国未来命运令人堪忧的一面,即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遭到侵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美国基尼系数自那时以来一直保持在0.4以上,在2012年曾一度达到0.477。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也在2012年创下了美国统计局收集相关数据5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2012年共计46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①然而,美国富裕阶层的收入却在不断增加。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近40年间,80%的收入阶层平均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只有20%呈上升状态。其中收入最高的1%的富裕阶层在2011年的平均收入同比增长了6%。^②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倘若美国无法有效遏制中产阶级遭到侵蚀的趋势、无法有效安抚中产阶级,只能使少部分人获得中产地位,这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也因此会被动摇。

杨悦:外交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

① 美国统计局官网,参见 http://www.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income_wealth/cb13-165.html。

② 美国统计局官网,参见 <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inequality/IE-1.pdf>。

The U. S. IFDI Regulatory Politics: An Analysis
on the Features of System Reforms

from 1973 to 2013 *Sun Zhe and Shi Yan* (39)

Since the 1970s, with a couple of surges of inward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llowing enactment of legis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s toward IFDI, the U. S. IFDI regulation system has grown from nothing and been strengthened step by step. This process reflects the features of regulation system such 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rigorous, focus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existence of formal screening procedures and political intervention. For the methods of explaining the features of U. S. IFDI regulation system reforms, the history of related legislations and system reforms indicates that social coalition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rovides less convincing explanation than the executive-legislative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 does. Besides, the view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demonstrates the paradox between the U. S. strategies of global capital allocation and prevention from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us, the U. S. IFDI regulatory politics is a balanced outcome of those two strateg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and the Tea Party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Yang Yue* (58)

It is not common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large-scale left-wing and right-wing social movements broke out in succession like what has happened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domestic perspective, this phenomenon is a reflection of the bad consequences of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since the 1980s,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started at the end of 2007 and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recent decad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reason why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followed the Tea Party movement also lies in the worldwide upsurge of social movement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American right-wing social movements are relatively stronger than those of left-wing, which retains the

imbalance of the power between left- and right-wing social movements since the 1970s. Such power imbalance may be difficult to revers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merican Undocumented Immigration Legislative Reform
and the Role of Interest Groups *Tang Huiyun* (80)

Illegal immigration began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and has remained a hot issue since the late 1970s. Congress has enacted a series of laws on controlling illegal immigration. Interest groups lobby Congress through a variety of ways and paths and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levant legislation. The involvement of interest groups has increased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has provided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Congressional decision-making.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disparities among interest groups have seriously impeded Congressional legislative process, reduced the efficiency of legislation and weakened Congressional legislative power. As a result, it makes Congress less likely to enact effective laws on governing illegal immigration in time.

FOCAL TOP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Challenges to American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Liu Guozhu* (97)

American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on Regional Relations: A View
from ASEAN [*Malaysia*] *Ruhanas Harun* (103)

Does American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Lose Momentum? *Zhao Minghao* (109)